



战争、伦理、文明

吴德福（马佛青总会长） 《南洋网 2003/04/15》

我有话说



面对强烈的外患及维艰的生活条件，人类不得不互相保护以谋得存活之道。

这促使人类合群而居，建立家庭、部落及国家。但是，人与人之间又存在利害关系。为了处理这种利害关系，以建设和谐的人伦关系，便衍生道德法理。这就是伦理——人伦的道德法理。虽然不同的宗教及学说有不同的伦理根源，但是，人类为存活而互相保护、避免相害而定伦理的生活智慧是一致的。慈悲、博爱、仁爱等伦理观念因而被提出，以把人类和谐地维系在一起。战争是互相残害的集体行为，威胁彼此的存活。因此，战争肯定是违反人伦的行为。

佛教的伦理根源自缘起法则。人类因缘(为了互相保护)而聚，也因缘聚而生利害，定伦理。基于缘起，存活之道的互相保护及伦理道德更伸延至人与众生。佛化的道德，建立于无我智。体会一切法无我，当会认知世间是相依相关(缘起相的相关性)、法法平等不二(缘起性的平等性)。这样，见到众生快乐就如自己快乐，见到众生痛苦就如自己痛苦，真正的慈悲即生。依此缘起法则推论思想与行为的必然开展，就是“护生”的精神。这“护生”的精神不是来自“天命”或“神恩”思想，而是来自众生在情意上自觉地“以己度他情”的“自通之法”。我欲生、不欲死，因此不能忍受他人残害我的生命。以自己的心情去度量他人的心情，他人也会有同样的心理。因此，我自动克制自己爱护生命，不残杀而仁爱。我欲利己、不欲他人损己，因此不能忍受他人破坏我的资产。以己度他情，我自动克制自己爱护他人的资产，不偷盗而义利。战争是残害他人生命、破坏他人家国的集体行为。从慈悲、护生及以己度他情去看，佛教肯定反对发动战争。

发动战争者往往是为了贪求对方的国土与财富，或是为了报复与仇恨，或是为了似是而非的理由如为了制造和平，而发动战争。为了贪嗔痴而发动战争，残害生命、破坏家国，那是罪恶。从因果的关系，发动战争所产生的力量，肯定会引发更多的嗔恨力量。发动战争者肯定要承受将来的业报。选出好战领袖的国民、支持总统发动战争的人民，也肯定

要面对将来的共业。所以，佛教很清楚地指出战争不会制造和平，以嗔不能止嗔。只有以爱才能息嗔。只有慈爱众生才能化解战争。

贪嗔痴乃战争的根源

在一场战争中，肯定有发动与防卫双方。为了保护同胞的生命与资产，基于对同胞的慈爱，兵士们进行防卫战。这是情非得已的行动。因慈爱所引发的防卫，与由贪嗔痴所诱使的侵略，所缘生的业报肯定有所不同。当然，在防卫时所进行的杀戮，兵士们还是要承担残害生命所缘生的果报。因此，提升防卫并不是阻止战争的究竟之法。佛教提醒人类贪嗔痴乃战争的根源。因此，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，就是根除贪嗔痴。

现代文明发展至今，还是避免不了战争。这意味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仍旧与贪嗔痴纠缠不清。这可从现代文明的形成检讨这方面的错误发展。农耕、经商、游牧及渔猎是历代文明中普遍上出现的经济形式。农耕需要合作的集体劳力及长久的原地耕作。这促成家庭观念的强调及社会安定的需要。农民与自然界保持和谐关系，因为水土是长久的资源。这产生合作与和谐的文化性格。游牧民族游走于有限的草原之间，以进行牛羊的畜养。草原的争夺及不安定的游走生活培养出竞争、对立及侵略的文化性格。游走于不同的地方，对刚认识的人群自然保持不敢信任、人情淡薄的生活习惯。渔民与猎户则在风浪与林兽间讨生活，培养出自我、不屈服、抗争及杀戮性格。商贾则讲求功利，一方面要求和谐的社会以保障商品及财富，另一方面又伺机从动乱中谋求利润与商机。

现代文明的形成，经历了西方的工业革命，殖民时代的攫夺，后殖民时代的工业转移至新兴国家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竞争与对立，冷战完结后的资讯革命，而迈入新千禧年。不论在西方或新兴国家，工业革命，改变了农业立国的传统。它造成人口的迁移，人民从注重家庭合作的农村移民到人地生疏的都市或工业区，生活型态从家家户户的守望相助变得人情淡薄。这乃迁移性格使然。工业生产制造产品的销售，强化了人群的竞争与对立性格。产品销售促进商业活动，却连带强化了商贾的功利主义。利润与市场的有限性，推动了版权等保护性工具。这类似游牧性格。工业社会因而具有人情淡薄、家庭观念弱化、竞争、对立、自我保护的特质。这是农耕性格转化成游牧及商贾性格的结果。

新兴国家的仇恨继续滋生

工业革命产生对工业原料与销售市场的需要。欧洲沿海诸国自16世纪开始，便展现了其渔猎民族性格，开发海路，杀戮与攫夺间，殖民了许多亚、非、美洲国家。这些殖民行

动埋伏了仇恨与抗争，导致 20 世纪的独立运动。独立后，西方国家通过经济制度继续控制这些新兴国家。后殖民时代的工业转移至新兴国家就是其中的手段。工业社会的特质因而传染至这些新兴国家。西方的制衡，使新兴国家的仇恨与不满继续滋生。

工业革命迅速地替资本家带来财富，阶级之间的贫富悬殊马上显而易见。这激发思想家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及共产主义。20 世纪初，共产革命如骨牌效应般蔓延整个东欧、前苏联、中国、中亚等国家。世界分成了东西两个冷战的阵营。冷战格局提升了竞争、对立及侵略的游牧性格，而大大小小的战争则鼓动不屈服、抗争及杀戮的渔猎性格。伺机从动乱中谋利的军火商通过政治捐献趁机推波助澜，世界处于警张与动乱中。

共产制度的失败使冷战在 20 世纪末结束，美国因此成为世界独霸。冷战后的美国保留竞争、对立及侵略国家性格。伊拉克战争、波斯尼亚战争、以巴冲突的持续，造成了回教世界对美国的不满。不平心理所形成的敌意与仇视，轻易被滥用以进行暴力及恐怖的毁灭性行动，造成人命伤亡及世局不安。美国的世贸大厦因此崩塌。接着，美国以反恐之名向阿富汗及伊拉克发动战争。这是新千禧年人类所要省思度量的史实渊源。

追溯文明的转变，可以发现近代文明趋向竞争、对立及侵略的游牧性格、不屈服、抗争及杀戮的渔猎性格及投机、功利的商贾性格。这种与贪嗔痴结合的文化性格，使现代文明避免不了战争。际此关键时刻，人类有必要注意现代文明所忽略的农耕性格——合作与和谐的文化性格。当然，人类是难以恢复纯粹以农业建设文明的局面，但是却可从农耕文明所孕育的智慧发展现代文明的合作与和谐，为世界谋求和平。佛教发源于古印度的农耕文明，具有和谐与和平的性格。佛陀对断除贪嗔痴的教诲，正是根除战争最彻底的方法。佛陀提出以智慧与慈悲来达致人类内心的和平。心平气和，则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必要。佛法的传布使阿育王放下干戈，弘扬和平的佛法，使佛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。佛教在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陆续传入中国，为中国带来隋唐几百年的和平时期。佛教传入西藏，把强悍好战藏人教化成温驯的民族。佛教也在近代传入欧美。现代文明由西方主导形成，以东方的复兴作持续。祈望佛教在西方的弘扬能够赋于西方人和谐与和平的性格，为未来的现代文明带来长久的和平。